■新作聚焦

畀愚长篇小说《纯真年代》：从“堂吉诃德”到“哈姆雷特”

□孟繁华

乡村变革进入深水区，文学的中国向何处去？

将畀愚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放在40多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大背景下，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更能够体会到它的价值。在我的记忆里，中国乡村文学的变革，发端于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两部长篇小说，将长期流行的农村题材转变为新乡土文学，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农村题材叙事模式。这个贡献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无比重要，奠定了此后中国新乡土文学的基本趋向。然后就是路遥的《人生》。《人生》不仅讲述了乡村青年高加林个人的奋斗史和失败的命运，更重要的是隐喻并昭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要从“前现代”奔赴现代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历程。从《人生》开始，书写乡村变革的故事，基本是在“乡村/城市”的巨大空间展开。后来我们看到的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付秀莹的《他乡》中的翟小梨等，几乎都奔赴在“乡村/城市”的路上。他们都义无反顾地走在高加林的道路上。或者说，在高加林的道路上，追随者络绎不绝。这段乡村变革的文学史，是当下中国最为耀眼的文学风景之一。

但是，40多年以后，乡村变革进入了深水区，文学中国的乡村向何处去，抑或说文学的中国向何处去，变得扑朔迷离、不知所往。我们常见的场景和人物，纷纷转身离去。他们要重新回到乡村。他们背离了高加林的道路，要用这一方式实现乡村振兴。倘若乡村因此就能振兴，那将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事实上，这是土地改革主题文学作品中“派工作组”的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一点上，这些小说远远没有达到《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的高度。因此，如何反映和表达今天乡村中国以及乡村青年的命运，仍然是一道未解的难题。我非常期待能够出现一部在思想和精神层面表达今天乡村中国变革和青年命运的小说。这时，我读到了畀愚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



当下，乡村变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反映和表达今天乡村中国以及乡村青年的命运，仍然是一道未解的难题。畀愚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是一部在思想和精神层面表达今天乡村中国变革和青年命运的小说，写出了乡村青年从“堂吉诃德”到“哈姆雷特”的最富意味的演变过程

《纯真年代》中的主角马中林，是改革开放40余年江南乡村变革中成长起来的乡村青年。他的人生轨迹与马家浜的转型变化紧密相关。马中林在乡村经受着难以超越的精神困境。他像许多乡村青年一样因迷茫而不知所措。他和徐红萍的情感风波加剧了他的挫败感。19岁时，他一头扎进了红旗塘，这是一片象征城乡界限的水域。他的这一跃，也是以决绝的方式奔向了另一世界。对马中林来说，这一选择就像青春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悲怆却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他要奔向城市，开启自己超越“前现代”的新生活。马中林从底层小贩做起，这是他的“创业”阶段。这个时代和高加林的时代早已大不相同。高加林只需要奔赴具有现代表征的城市，至于进城之后，他还来不及谋划就回到了起点。但在马中林的时代，市场经济兴起，只要肯付出努力就有机会。几经沉浮，马中林逐步积累了财富，并成长为民营企业家。事业有成后，他没有忘记乡土，这是乡村文化和乡村伦理对乡村青年的精神塑造。他要回报家乡，于是回乡投资建厂，参与家乡建设，助推乡土社会从传统农耕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他见证了乡村巨变的历史。这就是马中林的“纯真年代”。在城里，马中林获得了物质层面的成功，却也不断经受思想情感的冲击。市场竞争以及债务危机等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居于城市的大不易。那个曾经拥有的“纯真年代”，转眼间成了过往。

从“高加林”到“马中林”：乡村青年精神的山呼海啸

马中林对城市的认识是渐进的。刚刚进入城市时，他看到，这个被无数乡村青年迷恋的梦想之地，并非仅仅是白天的车水马龙和夜晚的流光溢彩。那里也有方成家里摆烟摊儿的母亲和患病卧床的父亲。方成母亲是不为人知的最大的香烟贩子，还是厦门一个香烟走私犯的销赃人。她的名字叫成宝仪。她被抓了起来，犯下的罪行有走私、销赃与行贿。后来，方成突然走了，留下他那个患病的父亲，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春节，父亲跑遍了每个他能想得出来的地方去寻找他。一直到学校都开学了，才听说儿子带着他妈藏起来的钱跑路了——那些走私得来的赃款，让他不惜放弃学业，宁愿一辈子都要像个贼那样东躲西藏。对城市复杂性的认识，马中林是以渐进的方式完成的。后来，当马天亮问马中林是否想念徐红萍的时候，马中林说：“我终于发现了城市的好处——它能让你每天发现新鲜的东西，而飞快地忘掉那些陈旧的——它还能让你在身体软下去的同时，让心肠快速地硬起来。”马中林对城市的认知也就是对现代的认知，构成了小说时代性的一部分。这是高加林时代不曾体验和想象过的境况。

马中林事业有成后，真心想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但他却始终没有真正回归乡土。他常年漂泊、身如浮萍。那种无根感，是马中林的切肤之痛。但他又难以重新在精神上和故土建立起亲和关系，他没有返乡扎根。这一笔是畀愚的一大发现，也符合人与现代的真实关系。我曾读过许多表现乡村青年进入城市之艰辛的作品，我发现，无论城市如何拒斥他者、如何冰冷无情，这些乡村青年就是不回乡村。他们用难以想象的坚忍度过每一天，为的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让下一代过上城里的生活。这种坚忍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现代性并非最好的——从高加林、陈金芳到翟小梨，他们都深切地体验过现代性的残酷与城市的冰冷，但他们就是不肯离去。他们的意志向我们昭示了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社会变革给马中林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也造成了他强烈的无根感。马中林的经历折射出一代乡村出走者的共同命运：时代赋予他们突围的可能，他们可以在物质层面改变个人面貌，但心灵却陷入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困境。《纯真年代》就是这样表达了变革期的青年心理的巨大震荡。从某种意义上说，马中林是高加林的追随者，但作为文学形象，他的复杂性超越了高加林。

我还感兴趣的，是小说开始就写了两段令人惊心动魄的爱情。一段是马中林和徐红萍，一段是马天亮和加拿大教师玛丽安娜。这是我们很久没有在小说中见过的如此惊心动魄的爱情。这样的爱情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小说如果不写青年的情感经历是不可想象的。青年的情感方式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最为集中的反映。如果青年连爱情都可有可无，这个时代真的就难以想象了。但后面马中林和路艳霞、乔丽、李芮宁等人的情感纠葛，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这代人的情感方式。我非常感慨畀愚的卧薪尝胆，他用近20年的时间精心揣摩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然后写出了一代青年精神上的山呼海啸。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不是取悦于谁，不是揣测谁读过之后脸上出现笑容，不是用廉价的乐观掩饰真实的难题，这不会为文学添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纯真年代》发现了马中林们现实的和精神上的困境，这既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

我曾经说过，高加林是失败了，他又回到了土地。但看高加林的性格，他一定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他是那个时代的“堂吉诃德”。后来，我们在《平凡的世界》里看到了。但马中林呢？他的迷惘和犹豫不决恰似“哈姆雷特”。乡村青年从“堂吉诃德”到“哈姆雷特”，这个变化应该是《纯真年代》最有意味的。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新时代 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
GREAT CHANGES OF MOUNTAIN AREAS LITERARY PLAN FOR A NEW ERA

■第一感受

多民族声音的复调交响

——评《这边风景——名家写伊犁诗歌散文集》

□秦立彦

伊犁地处天山北麓，是一片拥有壮阔风光与深厚历史的独特土地。《这边风景——名家写伊犁诗歌散文集》收录了大量以伊犁为主题的散文与诗歌作品。文集作者身份多元：有心向伊犁的作家与旅人，有曾在伊犁奉献的援疆干部，更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本土作者。他们的诗文书写伊犁的山川风物、民俗风情与人间滋味，更在文字间道出伊犁之于自身的精神分量。

伊犁的历史可上溯至汉武帝时期，这里曾是乌孙国故地。自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始，伊犁绵长厚重的历史就此铺展。近代以来，伊犁与林则徐、左宗棠的名字紧紧相连。“人民艺术家”王蒙曾在伊犁生活劳作多年。这本集子的书名“这边风景”，借用了他以伊犁生活为底色的长篇小说。书中多篇散文记录了近年王蒙重返伊犁的动人场景。他也一直倡导、推动作家走进伊犁、书写伊犁。

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一带，拥有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等胜地。这些风光影像经由网络广泛传播，成为伊犁广为人知的浪漫名片。在这部诗歌散文集中，不少篇目出自新疆地区之外的作者笔下。对他们而言，这片极西之地的阳光与草原，呼应、丰盈了长久以来的想象。短暂到访的外地诗人，以敏锐的感知，真切捕捉到伊犁扑面而来的震撼。欧阳江河写那拉提草原“细瓷纹理的天空”；育邦写喀拉峻“玫瑰色的积雨云，移动的墓碑/在斜坡上徘徊，投下阴影”；在那拉提草原，一只狗跑来依偎着曹宇翔，“仿佛从幻觉里跑来的一只狗”，让他疑心这是在童年被人偷杀的那只大黄狗的今生。在诗人们笔下，异样的伊犁风景让他们仿佛与梦幻相遇。



《这边风景——名家写伊犁诗歌散文集》，宁伊情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10月

可贵的是，诗歌散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新疆作家，尤其是伊犁本地作家的诗文。作者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伊犁是他们生于兹长于兹的地方。他们的文字深入到当地生活肌理的深处，让我们看到那里的苦乐酸甜，在今昔的对比、人口与城市生态的流动中，窥见变迁的历史。他们提供了富有生动细节的本地经验、本土知识，写出了具体的人。由此，文学的伊犁也呈现出了更多的层次与丰富的维度，风景就是蕴含了故事的风景。

汉族作家中，毕亮的散文描写伊犁的“英买里”村。“英买里”意为“以前没有人的地方”。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其中居住着甘肃来的汉族人及维吾尔族同胞，他们既能讲汉语，也能说维吾尔语。毕亮写出了“英买里”村的历史和当下，他笔下那位爱写小说的少数民族女孩，给人留下难忘印象。另一位作者丁捷，是从南京来到伊犁的援疆干部，曾在当地工作三年。他笔下满树乌鸦的画面，游客一般不会去写，也未必能够遇见。汉人街坐落于伊宁市，是伊犁知名的大巴扎。文集中有几篇散文，书写了汉人街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李颖超的散文聚焦一个在汉人街经商的“津帮”家族。李颖超出生于伊犁，祖辈是随左宗棠大军西来的天津杨柳青商人，曾在汉人街开商铺。她的文章如口述史般详尽而朴素，既有百年家族史，也折射出时代历史的变迁与动荡。

书中还有多位少数民族作者。哈萨克族作家阿娜尔·孜努尔别克提供了少见的女性视角，以细密的笔写出绵绵家事，尤其是家族中的几代女性让人印象深刻。游客照片中常出现的果子沟正是她的家乡。当她回到果子沟，“山的形象突然变了，空气也变得湿润。一路肿胀的手脚恢复形态，酸痛的脊椎缓缓舒展”。果子沟大桥通车时，她即将大学毕业；出嫁时，她经过了果子沟。果子沟不再是扁平的旅游地标，而是她生命阶段的地标。作者在文章中深情回忆母亲常把薰衣草放进她行李的往事，也写到从前会骑马的她，长大后成为城市白领后却丢失了骑马的技能。随着故乡的变迁，改变也在她的身上悄然发生。

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文字平实却饱含动人力量。鲜为人知的苏勒阿勒玛塔，是伊宁市唯一的山区。作者回忆，早年牧民亲戚从这里骑马下山，临近城区再换乘班车；通往当地的旷野老路，路中野草繁茂。如今新路贯通，牧民投身旅游，羊群依靠卡车转场。只是在作者看来，这种看似高效的转场方式，未必契合羊群的天性。文中对苏勒阿勒玛塔的回忆，与记述母亲患病、离世的文字穿插在一起，这片土地，就此深深嵌入作者的私人情感记忆。

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人生阅历丰厚，早年下乡插队务农，曾在煤矿挂职锻炼，后来长期在地方履职。他的文字爽直诙谐，在文中追忆年少时在伊犁河网鱼的往事，还分享制作抓饭的心得——人多烹制，滋味更佳。他写民歌适合夜里吟唱，“倾听的朋友中还有野鸟”。他的语言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尤其善于描写醉酒后的诗意：“老婆批评我说，为什么总要喝到植物人一样可怕呢？喝到高兴得能傻笑就回家不好吗”；又写喝醉的人“眼睛找不到鼻子”，“眼睛像黑巷子一样”。维吾尔族民间的鲜活表达方式，为他的汉语写作注入了蓬勃灵动的生气。

我想，《这边风景——名家写伊犁诗歌散文集》中的“这边”，不是只作为远方的“那边”，也不是有固定样貌的“单边”。此书的内容丰富厚重，参差多态，如同伊犁自身一样，是一曲众多声音的交响。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短　评

以日常微叙事，见环保大情怀

——读王国平报告文学《地球友好，你在奔跑》

□杪　椤

报告文学创作特别需要处理好人与事的关系。由于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写“事”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基本要求，以此展现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但“事在人为”，人是其中的主角，所以对事和人的把握构成报告文学叙事伦理的基本面。

同时，报告文学还需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鉴于所写之“事”常常是时代生活中具有一定新闻性的事件，不可避免要牵涉当下的生活现场和时代精神，这就要求作者在“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中寻找到巧妙的平衡点。王国平的报告文学《地球友好，你在奔跑》在这方面有着较好的表现。

作品聚焦获得联合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的“地球卫士奖”的三个项目，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和“蚂蚁森林”绿色公益项目，为读者呈现奖项背后的故事。就题材来说，这三个项目有足够的“含金量”，同时都诞生在浙江，奠定了很好的写作基础。但其难度也显而易见：每一个项目都牵涉面广、实施过程和机理复杂，虽然都是环保项目，但都以改变日常生活习惯的方式而存在，本质上都是仍在进行中、没有“竣工”之说的长期实践。这些都让叙述不容易抓住主线。而这部作品找到了解题的关键：它把叙事当成整合意义的路径，将三个项目串联起来，从地理空间上搭建起覆盖大地、海洋、云端的“三位一体”环保图景，以此架设起叙事的“大结构”。

围绕三个项目的创建，作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推进叙述：生态治理“治”什么？先充分呈现现实困境，再跟进书写治理的路径与办法。第一章“大地篇”，从“不成一个样子”的台州农村写起，这里自然环境差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交织在一起，作者先历数高污染的废旧电子拆解和破坏环境的矿山开采的危害，再写转变观念之后如何解决问题。第二章“海洋篇”和第三章“云端篇”也大致采用这个路数。发现问题犹如“蓄势”，只有“势能”蓄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有足够的“动能”。

作者观察和记录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环境污染的“大案”，而是垃圾乱堆乱放造成的农村环境脏乱差、废弃渔网和塑料瓶破坏海上生态这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问题”。此外，还进一步通过深刻剖析找到问题背后的症结，即生态治理里没有“旁观者”，只有每个人都重视环境保护，才能实现治理的目标。

正是通过这样的叙事方法，作者将所写的“事”和“人”联系在一起，紧紧抓住问题的症结。无论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还是海洋废弃物的“蓝色循环”，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普通人点点滴滴的日常坚持。“蚂蚁森林”绿色公益项目更是众多网民在云端汇聚起来、聚沙成塔的环保行动。这些细节都在向社会传递一个理念：生态治理，人人有责。每个人都从身边小事做起，从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入手，慢慢唤醒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就能汇聚成生态治理的磅礴力量。

在艺术手法上，作者将“地球友好”的宏大叙事拆解成“你在奔跑”的日常叙事。作品以台州大陈岛青年陶写育的视角穿针引线，讲述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环保故事，生动呈现生态治理的民间力量。在诸多个案中，作者选取那些兼具代表性和趣味性的例子，反映基层工作举措的创新创造。例如第一章中关于乡村垃圾治理的办法，作者详细介绍为农户配发带有片区和家庭代码的垃圾袋，以及由此在群众中引发反应的情况，来自生活现场的鲜活情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主题开掘上，作品依托文化资源，把当下的生态治理放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里审视。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但文学表达有别于史学研究：历史研究可以直接予以评价，文学则要依靠艺术形象去传递意义。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视点不仅聚焦当下的人和事，更将视野向历史纵深延伸。例如第一章中通过唐宋诗句和寒山、拾得的故事，以及宋代台州县令刘光、陈襄和赵孟頫、鲁迅等古今名人的相关文字，追忆历史场域中的生态之美，进而扩大到“乡喜”映照之下“乡愁”的文化意义。第二章中通过大陈岛上的烈士塔，讲述20世纪60年代陈显坤在鱼肥坑底救人牺牲的事迹，以此说明当时的人们如何努力实现“物尽其用”，在珍惜资源的同时减少垃圾的产生。即便第三章写“云端”的故事，也融入了《水浒传》的情节和魏源写天台山的诗句。作者援引古典诗文、方志、民间传说等文化素材，以古今对话的方式，为现实生活的美好期待找到历史根据，既增加了作品的知识含量和文化厚重感，也为当代环保事业赋予历史价值。

语言层面，作者善用轻松鲜活的表达，让严肃的主题产生亲和力。从乡村环境治理到“云端”种树，无一不是艰巨漫长的工作，但作者通过平实直白、灵动轻松的日常话语，让严肃的内容变得通俗易懂，使作品整体上呈现出清新的“在地”风格。这些话语有些来自采访过程中的对话，有些则是耳熟能详的乡村俗语；有些照直实录，有些则根据情景进行艺术化提炼。如写旧时乡村，便引用当地顺口溜：“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土墙房，烧木头，一年只有半年粮，有女莫嫁这里的郎。”刻画人物也简洁传神，比如用不同人物的说话方式来概括每个人的性格：“陈荣军主打一个‘话稠’，毛宁涛是‘话少’，许明媚或许是这个名字参与了她的性格塑造，她的特点是‘话甜’。”

一部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除了要直面现实问题，更要传递符合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生态观。《地球友好，你在奔跑》记录三大获奖项目的实践历程，始终以人的转变为主线，聚焦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内生自觉，体现的正是“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的生态文明观。作品中带着烟火气的细节和人物朴素真诚的心声，彰显出独特的文体意识和审美品格，是当下生态文学领域一部匠心之作。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研究员）